

菸味

菸，於我而言，如同寄生小蟲，它趁我未曾注意的時候，暗自攀附在我身上某個幽暗深處，啃食著我的部分血肉維生——而我難以具體尋到它的蹤跡，卻能感知到它的存在。因為它時不時以一種無傷大雅的輕輕撕咬，提醒我，彼此之間的共生共存，好讓我慢慢學著習慣它，甚至難以失去。它啃咬過留下的傷、癒合的痂、及新生的痛覺，皆是不定時提醒我還活著的象徵。

漸漸地，我也放任它的存在。而這種無力的放縱，參雜了許多複雜的情感，糾結成團，難以言喻。

記憶裡，小時候最是痛恨菸草的味道，因為父親老是在全家共同的生活空間內燃菸吞吐，客廳、飯桌、陽台、甚至他的房間（廚房除外），這片登記屬於他名字的土地和建物，其中的每一尺每一寸，都能嗅到同一股尼古丁氣息——專屬於他的氣味。甚至，在他常待的某幾處角落，拐角處都浮著一層若隱若現的暗黃色焦油，顯示著他的行徑早已是陳年慣習、如此放縱不羈。

而奶奶和母親也曾好說歹說，以各種五花八門的理由，勸他戒菸，或至少，到遠離大家的室外再抽。然而，每一次的好意相勸，換來的不是一陣無言靜默，就是天崩地裂般的爭吵，長此以往，無限輪迴。而理由不外乎是，他認為這是他的呼吸自由，他負責掙錢養活一家子，是整個家庭的頂樑柱、唯一的男子漢，這麼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，他完全是不放在心上的，而且完全不應該、也不需要受到限制，尤其是從他眼中認為所謂「不事生產」的女人口中說出。自然，在大人面前，幼時的我試圖勸解父親的舉動，更是蒼白無力。

於是，這種未得同意、甚至是告知的氣味騷擾，在被迫的集體默許中，越發肆無忌憚、橫行無阻。可以說，菸味幾乎全然地充斥著我的童年生活，浸染了所有兒時記憶，不論是具體的物件、抽象的回憶，有關過去的一切種種，皆染上一股又厚又重的尼古丁味道。這種長年辛辣的感官體驗，對幼時的我而言，實在難以承受的刺激，也致使我早早就暗自許下，我以後絕對不要成為這種不尊重他人

的「大男人」，甚至是不願意、不屑於學抽菸的，從而，也連帶著排斥有抽菸習慣的人。

這就是我的父親，一個思想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男人。即便他供我衣食無缺，但我的心靈卻長年是一片乾枯貧瘠、煙塵漫漫，更遑論父愛的存在。

這種極其身心失衡的環境，促使我很早就選擇離開家裡，外宿求學。學校雖然離家車程不遠，但我仍然執意選擇住校，也好在，我是男生，社會的刻板印象普遍認為「男生」應當早早學習獨立（可以說是男權思想帶給我的唯一好處），父母也就同意了我離家索居的請求。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，我開始一個人生活，過上了幾年沒有氣味的時光，那些日子，可以說是清新怡人。但再後來，以為從此能吸上鮮活空氣的我，竟毫無防備的被一陣滾滾濃煙撲上，有些熟悉，而且這一次更烈、更沉重，但我卻無話可說。

造化弄人，如果是幼時的我，根本不可能再與父親以外會抽菸的人來往；可是成年後的我，卻不明所以的愛上一個近乎菸槍的中年男人，我也說不清為什麼？這份情愫，不確定是否是帶有彌補缺失童年父愛的色彩在，但我內心更願意歸因於源自賀爾蒙的致命相吸，致使我無從選擇。是啊，假如有選擇，我怎會愛上會抽菸的人呢？

交往後方才震驚的發現，他吞吐的那股氣息，竟和父親從前抽菸的味道離奇神似、不能再同，但他倆的行為卻是大相逕庭。在我面前，他總是抽的小心克制，只要我在的場合，他總是急匆匆的熄了菸，生怕我無預警的多貪食到一口，即便我從來沒要求他這麼做。他的舉止盡顯尊重溫柔，這是既令我詫異又驚扭的，因為從前總是習慣這種無徵兆直襲腦門的氣味衝擊，如今卻有人伸手阻攔。相同氣味、不同光景，一時之間難以習慣。

曾有一次，我在他未預期我在時去找他，當時他整個上身浸沒在雲裡霧裡，極致鬆泛。忽然，他瞥見了我，竟立刻以一種近乎驚恐的迅雷之勢，試圖找尋最

快速的方式滅掉還正火熱的菸，匆忙間，他不小心在左手掌心留下半圈被菸頭燙傷的痕。

縱使他對菸有如此的癮和執著，但他拚盡所能不讓我接觸，這種近乎寵溺的尊重疼愛，讓我選擇性略去了這致命缺陷，反之，我在他滅菸、擲地、踩熄的一系列行徑，看見他如何愛人的具象，令我深深著迷無可自拔，是我這輩子從未有過的體驗。兩人枕畔私語到天明，彼此相互依偎、如此親暱，整宿的肌膚相親，從指尖、指節、手掌心、手臂延伸至胸口、再到肚臍眼，都存有稀微的菸草味道，無可迴避的自他暈染到我身上，我內心仍未有嫌棄。最是熱戀時，我甚至是近乎病態的舔食嗅吸，想多一些分子殘存。相戀情濃的印記，我試圖用五感深深留存，尤其是這個雷同的氣味，在一起的每一刻，我都嚴正的想以此替代從前不愉快的記憶，讓這種幸福感，以一次次制約反應練習，重新置換，好治癒所有不快的曾經。我變得反常，貪戀這股從前最恨的氣味。

搬離家裡以後，我以為我能就此遠離那煙霧瀰漫、專屬於傳統家庭——以男人為中心的牢籠，可事實卻是，我意外栽在另一位同樣熱愛抽菸的中年男子手裡。這是我曾經相戀的愛人，鐵漢柔情。雖然他抽著我最不愛的菸，甚至味道和我父親相同，但他的極致尊重與愛護，卻和父親是南轅北轍的。他以溫良的姿態，澆灌了我從未得到富足的心田，有了滋養，在情深時開出了花。

我感謝他給過我如此幸福的時光，即便我倆的背影已然走遠。最終，我自己也抽上了菸，抽的味道刻意選的與他相似，也是刻意紀念他的好，當然，也和父親從前抽的相似。我成了我最痛恨的那種人，但我別無選擇。

迂迴了這些年頭，以為自己徹底擺脫那氣味的時候，卻又戲劇般的重新遁入；再一次抽離後，這次自己卻成為氣味的主。這股菸味纏住我的一生，似乎永遠都繞不開。

